

蓝田：其人其诗 太白风骨



学诗骚之风，习风雅之音，语言凝练，格律严谨，蓝田以奇高的天赋、少年成名的夺目光焰、科举仕途的波折坎坷、物质生活的优越富足，综合形成了独具个人特色的诗歌创作方向和艺术风格。直到47岁进士科考前，在那花开花落中，在那潮起潮落间，时间极大地磨炼着这个青年才俊，没有过早地进入仕途侵染，使他有更多的精力精骛八极，心游万仞。而在跳出盛名之累后，他又可以尽情地将其余生最耀目的光辉绽放在文学创作与诗词书画。

以诗会友 谈笑有鸿儒

受明代结社风气的影响，蓝田先后参加了杨慎发起的丽泽诗社与冯裕等人组织的海岱诗社，与杨慎、冯裕等诗社成员交游。

正德元年(1506年)，杨慎与同乡士冯驯、石天柱、夏邦谟、刘景宇、程启充为丽泽会，即墨蓝田，永昌张含结社唱和，八位成员作诗论文，互相砥砺。其中，蓝田与杨慎的关系最为密切。

蓝田与杨慎的交往，有父辈之谊的基础。弘治十六年(1503年)，蓝章升太仆寺少卿，来到京城，自此到正德元年(1506年)，有四年的时间，蓝田常在京奉侍。同一时期，杨慎和其父杨廷和在在京师。父辈同朝为官，为君子之交，儿子也相知相善，所以杨慎结社丽泽之时，蓝田也参与其中。嘉靖三年(1524年)“大礼议”，蓝田七次上疏，被廷杖殆死。杨慎也遭遇两次廷杖，并被滴滇南。从此，两人天各一方，虽天南海北，交通不便，往来渐少，但他们仍然有书信往来，诉思念之情，叙家常话题。

罢官后，蓝田还加入了海岱诗社。嘉靖十四年(1535年)十一月，蓝田同好友冯裕、刘澄甫等在青州北郭禅林成立“海岱会”诗社。海岱诸子继承了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，反对盛行文坛的“台



蓝田画像。

阁体”的“雅正平和”、脱离生活，也不盲目追随后“七子”“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”的主张，而是独辟蹊径，学诗骚之风，习乐府旧题，即景言情，感事而发，清新流畅，极具自然之趣。

在与各地友人的结社唱和中，蓝田不仅收获了众多诗作，也形成了独特的创作理念，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了积极的表率 and 促进作用。

山水田园 崂山入诗篇

说起蓝田最好的诗，人们心中还是首推赞美家乡山水景物的诗文。蓝田年轻时便酷爱崂山，年老体弱之时，也经常“携杖出南郭，篮舆度晚山”。

嘉靖元年(1522年)，蓝田游崂山巨峰，作《崂山巨峰白云洞记》。崂山素有“海上第一名山”之称，历来游崂之人对此山中风物多有记录，留下了很多珍贵的作品，而这篇《巨峰白云洞记》是现存的第一篇崂山游记。“是劳山之高，高于泰岳矣。然劳山僻在海隅，名未闻于天下……呜呼！山之见知与不见知而亦有幸不幸存焉。山川且然，而况于人乎！”名为登临巨峰而记事，实为借题发挥己



蓝田绘兰草图。

见，抒发其满腹文才，却无法施展抱负的忧闷之情。

他在《同石亭游三标山》中还吟道，“三峰海上接云平，洞里丹经不识名。东望仙洲悲汉武，西邻书舍忆康成。崎岖百转泉流绕，苍翠千重云气生。多病年来除百虑，独于林壑未忘情。”他在《登华楼》中写道，“东涧西涧白云合，前山后山红叶多。红叶白云迷远近，云叶缺处山嵯峨。闲抛书卷踏秋芳，扶藜偶入山人房。柴门月上客初到，瓦瓮酒熟兼松香。”此时的蓝田彻底解脱名缰利锁而淡看世事，真正恢复其才子本色，全诗读起来毫无推敲斧凿痕迹而朗朗上口，颇有李太白之风。

蓝田的咏崂诗作，不仅让人一览崂山山水风物的秀美、幽丽，他对家乡山水、人文的挚爱与自豪之情，也在这样的联想与想象之中喷涌而出。

崇实尚真 诗书济世长

值得注意的是，蓝田一向反对当时科场之文的浮夸险怪之风，蓝田的诗文始终洋溢着一种抒我真情的质朴平实之风。蓝田提出了蓝氏后人能世代读



蓝田著《蓝侍御集》。

书的愿望，希望蓝氏后人能秉持“文印传家”“书香有种”的观念，精心探究并亲自践行“圣贤体用”之理，在著述继承与创作创新中实现家族的文化遗产，使蓝氏成为书香之家。这种研习祖父辈的读书继世愿望，在蓝田的文章中屡有体现。

蓝田的文章以气为主，浑厚通透精细，虽激却不为过，读起来犹如凛凛清风，可以鼓天下之正气，激天下之义风，被称为“四书经义也不及”。御史蔡经、胡纘宗等称赞他：“文行无愧于上世，声光有益于东莱”。

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，蓝田多以诗的形式，对人生百味进行了千般尝试，对人生哲学得失进行了顿悟和描述。他在《生孙》诗中沉痛地告诉子孙“但求续书种，不敢望兴门。”“传家谏草在，休似太翁昏”。他的诗中还有一些反映当时劳动人民苦难生活，揭露封建官吏罪行的诗句，如“可怜双鲤鱼，不易一斗粟。生计只长竿，官租何日足。”(《题画》)。

蓝田的仕途是失意的，但是他对即墨文坛的影响是长久的，深远的。蓝章、蓝田父子的学识品行更是给了即墨青年学子以莫大的鼓舞，即墨500年人文蔚兴的大幕在他们的影响下正式拉开。

观海新闻/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

浙江路：市井烟火的别样形态 ②

浙江路1号实际上是侯爵庭院饭店的侧门。广西路上的侯爵庭院饭店是1910年左右的建筑，蘑菇石花墙围成院落，塔楼由五根整块雕刻的罗马柱支撑，显示着特有的优雅与力量。罗马柱的浅红色花岗岩是崂山余脉浮山的特产。

也许是这座欧洲古堡式建筑容易令人产生“戍守”与“拒敌”的联想，1922年青岛主权回归之后，这里成了胶澳警察厅第一区警察署。此后，侯爵庭院饭店的命运便与“警察”紧密相连：它一直是不同政权时期的警察机构。今天，它属于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。幸运的是，2006年，侯爵庭院饭店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浙江路1号对面是4号、6号、8号、10号等院落，多为当年德国人开的洋行，贩卖汽车、收音机、冰箱、葡萄酒等时尚商品。几十年之后，这里都是居民院，

各家分割而居。浙江路、湖南路路口的那个较大的下沉式院落则被改造成了一家糕点厂。

在浙江路、湖北路的西南拐角处，曾有一个小杂货店，只一间小房，卖些烟酒糖果、日用百货，人们叫它“湖北路小铺”。店主是一个老大爷。这里既是他的工作地点，也是他的家。晚上，他就在柜台后边打开铺盖，就地而眠。

那年代，物质匮乏，收入不高，任何商品都可以拆开来零卖。香烟论支，散酒论两，糖果可以论颗或论粒。湖北路小铺的散白酒装在一个大瓷坛里，上面盖一个重重的棉垫，以防酒味散发。熟人来买酒，老大爷会用酒提子在酒坛的表层轻轻掠过，满提子的酒香立时弥漫开来。若是生人或是孩子来买酒，他会将酒提子垂直，“咕咚”一声落入坛底，打上来的酒就有水分了。酒轻水重，这其

中的奥妙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孩子们大都是来买糖的。小糖豆一分钱八粒；大糖豆一分钱四粒；“榆皮豆”——面粉里包一颗花生米——一分钱两粒。老大爷从来都是直接从大玻璃瓶中抓出糖豆，用右手长长的大拇指甲点数，指甲缝里的泥垢清晰可见。没有谁觉得恶心和肮脏，孩子们的心思全在那糖豆上了。

老大爷每天都会与来店里闲坐的人聊天，他最感慨的是人口的增加。他常说，以前，天刚一擦黑，他的小店门前十分钟见不到一个行人，僻静得很。现在，哪怕快半夜了，也会有人在门前经过。

后来，不知哪一年，哪一日，“湖北路小铺”悄然消失了。是老大爷“走了”，还是小铺拆迁了，不得而知。

节选自《青岛文化地图》
青岛市民政局 主绘



浙江路上的第一个院落，不是1号，而是2号。这是建于1912年的一座公寓楼。进入门内，眼前是一个不大的前厅，沿木楼梯回旋而上，可达二楼和三楼。大抵经过十几年的开发建设，欧人区人口增长迅速，兴建公寓楼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欧式公寓楼使用方式灵活多样，既可出租给单身男女及没有孩子的年轻夫妇，也可以办旅社和度假宾馆。1920年至1936年，有一个叫马克斯·克瑞博斯的德国人住在这栋楼中，经营一家“马克西姆”咖啡馆，人们习惯称浙江路2号为“马克西姆大楼”。后来，这里成了市委机关干部的宿舍楼。